經義述聞

高郵王引之

大戴禮記上八十五條

衽席之上還師　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　如灌　此之謂也　致其征　生乎今之世　盡善盡美躬行忠信而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　君子然不然　利省　大路車　承　何以謂之爲居寒日滌　鞠則見　田魂螺也者　有鳴令庚　其類田鼠化爲鴽　鴂者　初昏大火中　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　蟬　辰也謂星也　初昏南門見　梁者主設罔罟者也　旦睹　固舉之禮　參夙興　閉

傅　左視右視　脫文二十三　習貫之爲常　則入
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功不匱　徹去膳　士傳
民語　有別　天子　不辭　雖有　宴瞻其學　不
傳　縱上下雜采　倉肉而餕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
律宴樂雅誦逆樂序　持升　出就外舍　巾車教
不跂　王左右　檀臺　再爲義王　異而相應　以
齊至　貴其能讓也　守此勿勿　不善者　疾其過
而不補也　恭而不難　惠而不儉　道遠日益云
儉而好侄　爲惡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而能夙絕
之　勿慮　致敬而不忠　可人也　加之如此　作

亂 也凡事之一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 故士執
仁與義而明 白沙 肅孰 固不難 有士者 以
得之 歷穴 貸乎如入鮑魚之次 所興作 倮匈
而後生 諸侯之祭牲牛

袵席之上還師

王言篇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
袵席之上還師家大人曰還師上亦當有乎字與上乎
字相對不言還師乎袵席之上而言袵席之上乎還師
者變文以避複耳下文云此之謂袵席之上乎還師則
此文原有乎字明矣楊雄博士箴云大舜南面無爲而

袵席乎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師與懷爲韻。袵席乎還師即用大戴之文。古文苑傅士箴乎字譌作平。章樵以平字絕句而釋之曰。舜恭己南面。不下席而天下平。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

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

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藏先生校本刪去則貞二字。改正爲政。而以則政亦不勞矣作一句讀海康陳氏觀樓曰。案貞正與強果

相應猶上文恥爭之於惡貪也。則貞則正四字當不誤。觀前後文法。上兩段末句。一曰明王奚爲其爱。一曰明王務取其賞。此段之末曰七者布諸天下云云。後段之末曰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云云。皆兩兩相對。此處忽插亦不勞矣四字。則語意不倫。盖因上文不勞而誤衍也。戴刪則貞二字。又改正爲政。以則政屬下句。讀皆非。家大人曰。此謂七敎總承上七事而言。則此上不當有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十二字。陳以亦不勞矣爲衍文。是也。民皆有別則貞則正。本作民皆有別則貞正。乃是上强果則下廉恥之注文。誤入正文耳。此篇盧注全脫

惟此七字誤入正文是以至今尚存而正上又衍一則字家語作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節字有誤此之謂七教無民皆有別以下十二字是其證

如灌　脩其灌廟

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引之謹案棄惡如灌文義不明灌當為濯字之誤也言民之棄惡如洒濯之去垢也孔氏撝約補注引左傳洒濯其心以釋之是矣但未破灌為濯耳王肅作家語王言篇全襲此篇之文又未解灌為濯之譌而增益

其文曰民之秉彝如湯之灌雪焉斯爲謬矣又千乘篇脩其灌廟建其宗主孔曰灌社壇也社有灌木因以爲名引之謹案古無謂社爲灌者孔說非也灌亦當爲濯濯與祧古字通周官守祧鄭注曰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翟兆古聲相近故從翟從兆之字多相通顧命王乃洮頮水鄭讀洮爲濯小雅大東篇佻佻公子韓詩佻作嬥爾雅蜃小者珧眾家本珧作濯祭法曰遠廟爲祧祧廟猶言廟祧周官小宗伯曰辨廟祧之昭穆漢書王莽傳曰定祧廟立社稷

此之謂也

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家大

人曰此之謂也四字涉上此之謂而衍上文曰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乎還師故此釋之曰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則不當更有此之謂也四字明矣下文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與此文相對亦無此之謂也四字

致其征

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家大人曰征字已見上文此不當復言致其征致其征當爲政其政與誅其君弔其民文同一例政征聲相近又涉上下文征字而誤政致亦字之誤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陳禹謨本又改爲致其征

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四引此並作政其政家語同。

生乎今之世

哀公問五義篇生乎今之世家大人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皆揷字爲何則生下不當有乎字。疑淺學人依中庸加之也。荀子哀公篇家語五儀篇皆無乎字下文同。

盡善盡美

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家大人曰雖不能盡善盡美。本作雖不能盡善美。

與雖不能盡道術對文今本作盡善盡美下盡字乃淺人依論語加之也荀子作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亦以徧美善對盡道術韓詩外傳作雖不能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善必有處也亦以盡乎美善對備乎道術家語作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文雖小變而亦以備百善對盡道術漢酸棗令劉熊碑雖不盡道善必有所出處幷四句爲兩句而句法仍與此同則此文本作盡善美明矣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各本而誤作其今據下文及荀子家語改仁義在已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家大人曰置讀爲德荀子作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不德不伐猶繫辭言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也釋文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爲德文王官人篇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逸周書置作德荀子雲賦功被天下而不私置亦謂雲之功及天下而無私德也楊注置讀如字非辨見荀子是德置古字通

仁義在已而不害不知害者患也樂記注及呂氏春秋壹己篇注並云患害也患害一聲之轉故患可訓害害亦可訓患言不患人之不已知也成十五

年左傳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言患伯宗之直言故譖而殺之也又襄三十一年傳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昭十五年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楚策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皆古人謂患爲害之證也今人猶謂患病爲害病

君子

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各本脫則字今據上下文補家大人曰猶然上衍君子二字上文曰所謂君子者下文曰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則此句內

不當更有君子二字荀子家語皆無

然不然

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家大人曰然不下不當更有然字不讀爲否然否與取舍對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荀子無

利省

禮三本篇利省（宋本及明程本此本並作省）之不卒也荀子禮論篇省作爵楊倞注曰祭禮必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奠於筵前也引之謹案省當作雀字形相近而譌雀即爵也說文曰爵禮器也象爵之形所以飲器象爵者取

其鳴節節足足也盧本孔本經改爲箭義則是而文則非矣箭與省字不相近無緣誤爲省也

大路車

大路車之素幭也家大人曰車字後人所加大路卽車名再加車字則贅矣經傳皆言大路無言大路車者荀子及史記禮書皆無車字

承

禮察篇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家大人曰承讀爲拯說文作抍拯謂引取之也艮六二不拯其隨虞翻曰拯取也釋

文拯作承（葉林宗影宋本如是通志堂本改承爲拯）云音拯救之拯渙初六用拯馬壯吉釋文拯子夏作抍抍取也宣十二年左傳目於眢井而拯之釋文拯作承（葉本如是）云音拯救之拯列子黃帝篇使弟子竝流而承之釋文承音拯引方言出溺爲承（今方言作拯）皆是引取之義明夷釋文云拯鄭云承也子夏作抍引字林抍音承據此則承亦可如字讀莊子達生篇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承亦謂引取之也漢書賈誼傳作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是承與引同義

何以謂之爲居

夏小正篇正月鴈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耳家大人曰何以謂之爲居爲居二字因上文而衍傳凡言何以謂之者皆於之字絶句下文雉震呴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緹縞曰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何以謂之猶曰何以言之耳高誘注秦策曰謂猶言也此申明上文鴈以北方爲居之義非專釋居字

寒日滌

寒日滌句凍塗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引之謹案日非日月之日偏考經傳無

以寒曰二字連文者。春日之日亦不得謂之寒、曰日當爲曰說文作眗。云詮詞也字通作遹文作聿。說見經傳釋詞爾雅粵于爰曰也爰粵于於也然則曰之爲言爰也於也寒曰滌者。寒氣於是乎變也與詩言我東曰歸其湛曰樂見晛曰消昊天曰明昊天曰旦文義相似。曰字皆語詞也說見釋詞下文越有小旱。傳曰越于也越與粵同粵曰聲之轉其義一也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而不言日氣則其字作曰不作日可知。書傳曰日二字相亂故曰誤爲日。或讀寒日滌凍塗爲一句而云春日煖故凍釋而爲塗泥則於寒字不相連屬蓋古訓疏而句讀亦

升矣。

鞠則見

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傳曰。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孔氏補注曰。戴震曰。鞠讀爲啁。字之譌也。詩三五在東。傳云。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廣森按噣柳星也。歲再見者。正月昏見。七月晨見。引之謹案。戴氏孔氏之說非也。下文參中斗柄縣在下。方言初昏。則鞠見非初昏也。正月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猶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下言初昏。則上爲晨見明矣。小正傳

凡言星名者皆大星不在二十八舍之列南門織女是也鶉亦言星名則當與之同據月令孟春日在營室夏時日當在奎奎婁降婁也星必與日隔次而後能晨見日在降婁則元枵晨見東方星之與元枵相近而最大者其北落乎史記天官書曰北宮元武虛危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旁有一大星爲北落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注曰北落入危九度或即小正之鞠與元枵晨見則北落亦見矣若栭爲鶉火之星元枵晨見則鶉火伏矣何見之有又案傳云歲再見者蓋謂正月晨見六月昏見據月令孟秋日在翼夏時季夏日已在

翼曰入三商則元枵見於東方而北落與之俱見矣

田魂螺也者

二月昆小蟲昆者衆也田魂螺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家大人曰舊本譌脫不成文理宛平黃氏本作昆者衆也由魂魂也由與猶同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案由魂魂也者動也當作魂魂也者動也黃本衍一由字孔讀由魂爲句魂也者爲句非也一切經音義九及二十一引此並云魂魂然小蟲動也是魂魂二字連讀

有鳴倉庚　長股也

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四月鳴蜮蟈

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莊氏寶琛曰。倉庚不名長股。或曰二字。亦與蜮也者不相聯屬。長股也三字。當在蜮也者之下。或曰之上。蜮與蟈同。蟈鼃也。廣雅。鼃蝌。長股也。本此。其商庚者三字。則後人以意加之耳。商長股也三字誤在商庚也之下。故後人又加商庚者三字以聯屬之。引之謹案莊說是也。周官蟈氏注曰。鄭司農云。蟈當爲蜮。蜮。蝦蟇也。元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名醫別錄曰。鼃。一名長股。急就篇注曰。黽。一名螻蟈。色青小形而長股。是其證。又案有鳴倉庚。有字後人所加。下文鳴鳩。鳴札。鳴蜮。鳴弋。皆直言鳴。無言有鳴者。後人據豳風七月之文。以增有字。而不知與小正之例

不合也。當刪正。

其類

三月辯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辯辯然。家大人曰。其類二字文義不明。類當爲須。須與貌同。言其相還之貌辯辯然也。下文云。言桐芑始生。貌拂拂然也。是其例矣。隸書須類相似。故書傳中須字多譌作類。說見後靜集韻類篇竝曰。辯辯。羊相還兒。而寫類下

田鼠化爲鴽

田鼠化爲鴽。鴽。鶉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引之謹案。化。當爲則正月鷹

則爲鳩傳曰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正與此同又五月參則見傳曰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鴂則鳴傳曰鴂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是傳凡言盡其辭者皆指則字言之若作化則傳必不言盡其辭矣蓋後人因月令言田鼠化爲鴽遂改則爲化而不知其與傳不合也

鳩者

鳴鳩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冢大人

曰鳴而後知其鳩上不當有鳩者二字蓋衍文也十二月鳴弋傳曰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是其證

初昏大火中　種黍菽糜時也

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家大人曰糜者鬻也鬻俗作粥與種字義不相屬此涉下文菽糜而衍也孔曰傳言經記心中者所以著種黍食菽糜之時耳於菽糜上加食字以解之殊有未安盧本於六火中下增種黍菽糜四字案盧以下文有菽糜以在經中之語以與之同故增此四字然但當增種黍菽三字不當

增穈字也說見下條或改穈爲糜音糜亦非也書大傳曰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尚書帝命期曰夏火星昏中以種黍菽淮南主術篇曰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辨物篇曰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皆言黍菽而不言穈蓋穈字從黍乃黍屬之不黏者玉篇穈穄關西謂之穈似黍不黏言黍則穈在其中不當於黍菽下別出一穈字也或又改穈爲維穈維芑之穈尤非也穈音門乃赤苗嘉穀也春時已種之矣何待五月乎

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

菽穈以在經中以與已同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

藏先生新校本改時爲是是爲時盧本矩鬬作短閔云或曰當作豆鬻家大人曰舊本時是二字互譌當依新校本改正矩鬬或作短閔皆豆鬻二字之譌（或謂經傳無謂菽爲豆者非也投壺禮云壺中實小豆焉則周時已有斯稱）傳之豆鬻正釋經之菽糜也孔引黃尚書曰矩法也以爲食法之所鬬而記之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傳云以在經中又言之是何也時食豆鬻而記之者謂上經已言菽而此又言之特著其時食豆鬻耳非謂上經已言菽糜也盧未達傳意謂傳已在經中之云連糜字言之遂於上經內增糜字蓋失之矣

蟬

七月寒蟬鳴蟬也者蝭蟧也盧本於蟬上增寒字孔本不增家大人曰增寒字者是此是釋寒蟬非釋蟬也莊子逍遙遊篇蟪蛄不知春秋司馬彪曰蟪蛄寒蟬也一名蝭蟧蝭蟧即蝭蟧是蝭蟧乃寒蟬之異名若但謂之蟬何以別於上文之唐蜩乎

辰也謂星也

八月辰則伏辰也謂星也家大人曰此當作辰也者房星也今本者譌作謂當依儀禮經傳通解本改星上脫房字當依初學記歲時部上引補凡傳之釋星名於二十八

星則以其別名釋之若參也者伐星也大火者心也之屬是也非二十八星則但云星名而已若鞠者何也星名也南門者星也之屬是也房爲二十八星之一則不得但以星釋之盧改星爲心亦非也孔云小正謂房曰辰謂心曰火八月之昏房先心而沒故於此言辰則伏於九月乃言內火

初昏南門見

大衍歷議曰小正曰十月初昏南門見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見唐書歷志 秦氏五禮通考曰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初昏二

字衍文孔氏補注曰昏謂昏姻也是月始合民昏姻逮來歲春仲而止引之謹案秦說是孔說非也上文四月初昏南門正因此衍初昏二字耳不得曲爲之說而以爲昏姻也小正言初昏者凡五正月初昏參中四月初昏南門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皆謂日入以後今於嫁娶之始亦曰初昏則何以別於日入以後之稱初昏乎且何以初昏二字不屬之他所而屬之南門見之上使與初昏參中之屬相亂乎小正篇中未有淆亂無辨若此者也二月綏多女士傳曰冠子取婦之時也是嫁娶謂之綏女士如十月果言嫁娶則當云初綏女士乃與上文

相應不當改變其文而曰初昏也二月綏多女士蓋舉嫁娶之最盛者言之而餘則從略猶周官媒氏但言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而不言他時之嫁娶也二月已言綏多女士何須十月又言初昏乎譬之四時皆有田獵而小正獨言十有一月王狩亦舉其最盛者言之不聞又言春蒐夏苗也小正傳釋經文多有前後相比例者如解正月鴈北鄉則引九月遰鴻雁解獺獸祭魚則引十月豺祭獸是也綏多女士傳但言冠子取婦之時而不引十月初昏則十月未嘗言嫁娶明矣

梁者主設罔罟者也

十有二月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引之謹案梁者二字蓋後人所加虞人即水虞也主者掌也傳語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注曰罛魚網也罝當作罜罜麗小網也是虞人之官主設罔罟也虞人主設罔罟故入梁取魚也故曰虞人官也主設罔罟者也上文主夫出火傳曰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文義與此相似若云梁者主設罔罟者也則義不可通

旦晗

傾糜蓋陽氣旦晗也故記之也引之謹案旦當爲旦

傳本作旦睹當爲暏說文暏旦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暏之言著也上文云日冬至陽氣始動今本作陽氣至始動至字涉上文而衍至十二月之末則歲且更始陽氣將著故曰陽氣且暏家大人曰鄭注易乾鑿度引夏小正十二月鷄始乳今本脫之

固舉之禮

保傅篇大子乃生固舉之禮家大人曰之當作以言大子方生固已舉之以禮矣桓六年左傳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是也以譌作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

親部十二引此已譌作之魏書李彪傳引此正作以賢子保傅篇漢書賈誼傳並同

參夙興

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家大人曰參夙興端冕本作齊夙端冕齊與齋同古書齊字作亝見玉篇及史記田儋傳形與參相似因譌爲參齊夙卽齋肅昭十三年左傳云下善齊肅是也說文齋持事振敬也夙早敬也是夙與肅同義故大雅生民箋云夙之言肅也後人不知參爲齊之譌又誤以夙爲夙興之夙而於夙下加興字遂致文不成義盧注云參夙今本參夙作參職夙字本作㚏因譌而爲職謂三月朝

世以參爲三月夙爲朝皆非也此是大子初生而見然之南郊未及三月也以參夙連讀則夙下之無與字甚明太平御覽所引誤與今本同白虎通義姓名篇引此作齋肅端絻宋小字本絻譌作絕今本又改作緌魏書引此作齊肅端冕賈子漢書並同

閑博

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家大人曰閑與博義不相屬閑博當爲博聞聞譌作閑又倒在博上耳初學記儲宮部引此正作博聞賈子漢書並同

左視右視

故大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初學記引作故大子目見正事耳聞

正言漢書作故大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焉子迺作初餘同漢書 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家大人曰兩視字後人妄加之也左右前後皆大子所視也不嘗獨言左右視初學記引此無兩視字賈子漢書並同

脫文二十三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今本脫去毋正至不能毋二十三字則文不成義當依漢書補入

習貫之爲常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今本脫天字。據元本及盧注賈子漢書補。習貫之爲常。家大人曰。習貫之爲常。本作習貫如自然。後人改之耳。考盧注內有自然二字。又賈子漢書皆作習貫如自然。是其證也。盧注又引周書習之爲常自氣血始。以證少成習貫之義。而後人遂以注文改正文。謬矣。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成與性爲韻。貫與然爲韻。習貫二字連讀。如自然三字連讀。若云習貫之爲常。則文不成義。且與少成若天性不對。而韻亦不諧矣。

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及大子少長知妃色。漢書同賈子妃作好。家大人曰。案孟子論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子。此說大子。亦曰幼。曰少長知好色。曰既冠成人。則作知好色者是也。好妃字相似。故好譌作妃。顏注漢書曰。妃色。妃匹之色。於義未安。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今本入于學作入于小學。學者作小者。皆涉注入小學而誤。案盧注云。古者大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是總說大子入學之事。非正文作小學而盧釋之也。既云大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則是十五入大學。非八歲入小學矣。官宮亦字之誤。廣雅曰。學。官也。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鄭注曰。謂始立學官者也。漢書韓延壽傳。脩治學官。師

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皆其證賈子漢書皆作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

功不匱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家大人曰匱本作遺遺棄也尚賢貴德則聖智在位而有功者不見棄故曰功不遺若云功不匱則非尚賢貴德之謂矣草書遺字作遺形與匱相似因譌爲匱祭義老窮不遺釋文遺一本作匱廣雅遺加也今本遺譌作匱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四通典禮十三及玉海學校類引此竝作遺陳禹謨本又改遺爲匱賈子漢書同

徹去膳

過書而宰徹去膳。家大人曰。此本作過書而宰徹其膳。今作徹去膳。詞意鄙俗。乃後人所改也。初學記儲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並引作徹其膳。賈子作收其膳。

鼓夜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

鼓夜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家大人曰。士傳民語上。當有大夫進諫四字。白虎通義曰。禮保傅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是其明證矣。賈子保傅篇及漢書賈誼傳並作大夫進諫　又案工誦正諫之下。盧注有大夫諫之以義云云。當即是大夫進諫四字之注。因正文脫去。故溷入上注耳。

有別

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別也。家大人曰。有別。本作有敬。此涉上注以別內外而誤也。朝日夕月。皆所以教敬。四代篇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朝事篇曰。天子率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致尊尊也。周語曰。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義並與此同。故盧注云。教天下之臣也。今本有敬作有別。則與盧注不合矣。南齊書禮志。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並作所以明有敬也。賈子漢書同。

天子

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又下文曰。
天下之命縣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敎與選左右。
又曰夫敎得而左右正。各本此下衍左右正三字今據賈子漢書刪。則天子
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盧注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君正則國定。據此則盧所見本
己作天子。盧氏抱經據此注以作天子者爲是。非也。辯見下。家大人曰。天子。皆當作
大子。此涉上下文天子而誤耳。上文天子春朝朝日云云。是說古天子之事。故
總結之曰。是天子不得爲非也。又天子疑則問云云。是
說成王爲天子時事。又下文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云
云。是說三公以下諸臣之職。皆不指敎大子而言。故皆言天子。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
輔翼大子有此具也。是承上成王爲大子。有三公三少
以諭敎之。左右前後皆正人而言。故曰。大子之善。在於

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若作天子則語意不倫賈子漢書皆作太子是其明證矣又案此篇自殷為天子至此時務也於賈子為保傅篇所說皆教太子之事自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至太史之任也於賈子為傅職篇所說皆天子之事當分別觀之

不辭

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辭者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家大人曰辭當作辟字之誤也辟與避同謂避前車之轍也若作辭則義不可通賈子漢書

竝作避。

雖有　不能

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繁數譯而不能相通句　行雖有死不能相爲者教習然也家大人曰雖有當爲有雖不能當爲能不此涉上句不能而誤能不者而不也古書多以能爲而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雖死而不相爲六字連讀賈子漢書竝作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爲處是也盧注非

宴贍其學

天子宴贍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引之謹案宴贍其學

當作宴業詭其學。賈子傅職篇作天子燕業反其學。續漢書百官志注、通典職官二所引知是建本潭本反譌作又。本或作燕薛廢其學。後人據學記改之也。左右之習詭其師。燕與宴通。宴業謂宴居時所習之業。學記曰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宴業即居學也。宴下脫去業字耳。詭與反同義。宴業詭其學。謂宴居之業與所學者相反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呂氏春秋淫辭篇曰。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淮南齊俗篇曰。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本句彼言反此言詭。下句彼言詭此言反。其義一也。詭字右畔之危與詹相似。又因上文視瞻俯仰而誤爲瞻耳。鈔本北堂書鈔引大戴禮作宴業反其學。陳禹謨依俗本改爲宴驕其學。雖

反與詭不同。亦足證宴下之有業字。

不傳

簡閱小誦。不傳不習。傳。元本作傅。家大人曰。不傳不傅皆義不可通。傳與傅皆博之譌也。曾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不博不習正承簡閱小誦而言。小之言少也。說文。少。不多也。從小丿聲。爾雅。槐小而枝。樊光曰。小少也。不博則簡閱矣。不習則少誦矣。賈子傅職篇正作不博不習。

縱上下雜采

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盧曰。縱字疑衍

元本度上脫以字遂於度下妄增此一字以補之○孔曰上謂衣下謂裳家大人曰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不以章無上下二字爾雅曰縱亂也孟喜注雜卦曰雜亂也釋見文是縱雜皆亂也美不以章故曰縱美采不以章故曰雜采縱美與雜采對文縱美雜采不以章與居處出入不以禮五句對文則縱字非後人所增也傳寫者以一美字譌作上下二字則文不成義鈔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四引此作縱弄雜采陳禹謨本又依俗本改弄為上下二字弄即美之譌字賈子作雜綵從美從卽縱之俗字故知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也自宋本已譌作縱上下雜采獨賴有賈子

及北堂書鈔可以考見原文耳

飲酒而醉食肉而餕

飲酒而醉食肉而餕家大人曰餕當爲飽故盧注云過其性也食肉而飽與飲酒而醉對文今本飽作餕則義不可通飽餕草書相似故飽譌作餕鈔本北堂書鈔引此正作飽陳禹謨本又改爲餕賈子同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各本譌作大國之忌今據賈子乙正盧注引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則正文本作國之大忌明矣鄭注小史云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是

也又王制大史執簡記奉諱惡鄭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是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皆大史所掌故曰大史之任也若作大國之忌則義不可通孔曰大國之忌若誦訓所道方慝案方慝乃四方之慝不得謂之大國之忌且道方慝亦非大史所掌此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大史之任也盧注曰聲樂之失任在大史者樂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也家大人曰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乃工之任非史之任此下當有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九字賈子傅職篇曰號呼詞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誦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是其明證矣自不知日月之時節以下方是大史所任之事上文曰失

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故此於三公三少之後卽繼以工史夫師爲工之長猶大史爲史之長不言大師而言詔工者嫌與上三公同名也爾雅曰詔道也夫師掌誦詩以道王故曰詔工傳寫脫此九字遂與下大史所掌溷爲一事盧以爲樂應天故任在大史且引周語瞽史知天以爲證蓋說之愈密而失之愈遠矣

持升

大宰持升而御戶右盧依賈子改升爲斗注及下文同云舊本作升形近而誤隸書斗字作什升因譌而爲升孔本仍作升云鄭君士冠禮注曰勺尊升所以斟酒然則持升者持勺非量

器也古字升斗相似新書寫誤耳家大人曰盧改升為斗是也此斗非升斗之斗乃斗勺之斗說文作枓云勺也經傳通作斗大雅行葦云酌以大斗是也士冠禮注疏皆作斗作升者傳寫誤耳考工記梓人為飲器鄭注勺尊斗也今本亦譌作升案說文斞音枸挹也從斗臾音拘聲故鄭云勺尊斗所以斞酒疏云案少牢云罍水有枓與此勺為一物故云尊斗斟彼是罍枓所以斞水則此為尊枓斞酒者也疏以枓斗為一字則注文之作尊斗甚明古無謂勺為升者而孔云持升者持勺失之遠矣

又案此文云大宰持斗下文云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

大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大子。則大宰所持之斗。
乃蘽斗也。說文魁蘽斗也。宣六年公羊傳。膳宰熊蹯不
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卽此所謂斗矣。

出就外舍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
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家大人曰。出就外舍。本作
入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一小字。正承小學言之。下文
之大藝大節。亦承大學言之。盧注云。小學謂虎闈師保
之學也。此正釋正文小學二字。又引白虎通尚書大傳。
皆以小學大學對文。又云。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

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此因就外傅與就小學不同故釋之曰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後人不曉注意但見注內有出就外傅之文遂改正文之入就小學爲出就外舍則不特與正文不合且與注文全相抵牾矣新校本又依永樂大典本於注首小學上加外舍二字合外舍小學爲一以曲從已改之正文則其謬滋甚國之小學豈得謂之外舍乎玉海學校類所引已誤作出就外舍賈子容經篇曰年八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即大戴所本且與盧注相合今據以訂正書大傳王大子王子羣后

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爲天下笑始則天下稱之終則天下笑之笑與稱正相反也賈子胎教篇作稱爲義主是其明證矣文王官人篇驕厲以爲勇内恐外悴無所不至敬再其說以詐臨人盧注曰言苟自驕厲持以爲勇終必恐懾而更至恭佞也家大人曰盧以恭佞釋敬再其說亦曲說也敬當爲亟集韻亟或作𢼎因譌而爲敬管子五行篇天子亟行急政今本亟字亦譌作敬再當爲再皆字之誤也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言亟稱其說以欺人也逸周書官人篇作亟稱其說以詐臨人是其明證矣又案玉篇再與稱同漢綏民校尉熊君碑君長子再孝仲秋丁旬碑嘉再卓

然。稱字竝作再。七經孟子考文載足利本古文尚書湯誓篇敢行再能稱字亦作再。今尚書中稱字無作再者。皆後人改之也。大戴禮之再爲義主及亟再其說兩再字若非譌作再則後人必改爲稱。而古字之蹤跡不可尋矣。

異而相應

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家大人曰異而相應。本作處異而相應。鄱陽云意合則胡越爲昆弟。故曰處異而相應。與未見而相親對文。今本脫處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參差矣。賈子及說苑尊賢篇。竝作處異而相應。

以齊至

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至冢大人曰以齊至本作自齊魏至燕策曰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是其證若云以齊至則義不可通賈子正作自齊魏至。

貴其能讓也

曾子立事篇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冢大人曰貴其能讓也本作患其不能以讓也篇內五患其文義相承此句不當獨異患與貴上半相似因誤而爲貴後人不得其解因刪去不字

以字耳。盧注言以已能而競於人則正文有以字甚明。盧注本作患其以已能而競於人今本作貴不以已能而競於人亦是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患其不能以讓也說苑說叢篇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卽用曾子之文今依阮氏芸臺曾子注釋訂正。

守此勿勿　無勿勿於賤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盧注曰勿勿猶勉勉引之謹案盧以勿勿爲勉勉義本禮器祭義注非此所謂勿勿也此言勿勿者猶忽忽也晏子春秋外篇曰忽忽矣若之何慨慨矣若之何忽忽慨慨皆憂也史記梁孝王世家

亦曰意忽忽不樂忽與勿聲近而義同上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悒悒慮注悒悒憂念也又曰君子終身守此憚憚慮注憚憚憂惶也下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悒悒憚憚勿勿戰戰皆憂懼之意後曾子制言篇曰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是其明證矣

不善者

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家大人曰恐其及己謂恐不善之及己也則見不善下不當有者字且與見善對文則者字之衍明矣論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即其證

疾其過而不補也

盧注曰補謂改也戴氏校本改作文此以意爲之不可從　引之謹案下文曰補則不改矣則補非改也補疑當爲𥚸字形相似而誤掩者蔽也匿也掩則冀幸人之不知故不改也余蕭以補爲古文逑字之誤非是

恭而不難

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引之謹案難讀爲戁爾雅曰戁動也又曰戁懼也動與懼義相近故詩言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爾雅震戁同訓爲動又同訓爲懼商頌長發篇不戁不竦毛傳曰戁恐也恭敬太過則近於恐懼故曰君子恭而不戁荀子君道篇君子恭

而不難敬而不聳戁亦讀為戁聳方言作慫云慫悚戰栗也荆吳曰慫悚慫悚又恐也慫郭璞音聳聳與慫聲義竝同又與恐懼相近也恭而不難敬而不聳聳與戁義正相承恭而不戁安而不舒舒與戁義正相反也

惠而不儉

惠而不儉直而不徑引之謹案惠與慧同史記漢書通以惠為慧儉讀為險廣雅曰詖險衺也衞將軍文子篇曰而商也其可謂不險矣荀子成相篇曰讒人罔極險陂傾側詩序曰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崔靈恩注曰險詖不正也韓子詭使篇曰損仁逐利謂之疾險皆謂險詖也說文憸憸

詖也。憸利于上。佞人也。盤庚相時憸民。馬融注曰。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說文譣字注引立政勿以譣人。今本譣作憸。馬融注曰。憸利。佞人也。廣韻憸譣並七廉切。又虛檢切。與險同音。說文繫傳曰。譣猶險也。憸譣險並同義。凡人之慧黠者。多流於險詖。惟君子不然。故曰惠而不儉。儉與險古字通。曾子本孝篇。不興險行以徼幸。漢愼令劉脩碑。動乎儉中。儉並與險同。荀子富國篇。俗儉而百姓不一。楊倞注。儉當為險。文子上禮篇。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淮南俶真篇險作儉。

道遠日益云

君子亂言弗殖。神言弗致。各本亂言下衍而字。致下衍也字。今據上下文刪。道遠日益云。眾言弗主。各本言作信。涉下不信而誤。今據注及上下文刪。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家大人曰。余友汪氏容甫云。亂言弗

隨五句。一氣相承。無容插入道遠日益云云五字。此五字當在上文兩問則不行其難者下。云當作矣。見下引此承上之詞也。言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如此則道遠日益矣。楊倞注荀子云。爲道久遠。日日有所益荀子大略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今本言譌作正。楊注。未曾學問不敢立爲論議。非是。道遠日益矣。語皆本於曾子。以是明之。陳氏觀樓說略同。

儉而好傹

好直而徑。儉而好傹者。家大人曰。傹。塞也。好塞之語。不通。儉而好傹。本作爲儉而傹。與好直而徑對文。謂爲儉

而不達於禮也。今本好字涉上句而衍。又脫一爲字。據盧注云爲儉太逼塞於下。則儉上有爲字。而偪上無好字明矣。

爲惡

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家大人曰。忿怒而爲惡。本作忿怒而無惡。而無二字。與上下文同一例。今本無作爲者。涉注文爲惡而誤耳。案盧注云不以爲惡。不字正釋無字。下又云或曰無惡而怒。則正文之作無惡甚明。若作爲惡則與注相反矣。今依新校本訂正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盧注曰誣妄也家大人曰喜與誣妄義不相承誣當爲輕荀子不苟篇君子喜則和而理小人喜則輕而翾楊倞注曰輕謂輕佻失據是喜而不輕者惟君子能之故曰喜之而觀其不輕文王官人篇曰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是其明證也俗書巠字或作巠形與巫相似故從巠從巫之字往往譌溷楚辭招魂帝告巫陽巫一作巠方言誣䛐與也今本誣作誙爾雅莁荑蔱薾釋文云莁亾符反讀者又戶耕反蓋莁字或作莁譌作莁故讀者又戶耕反也呂氏春秋察傳篇洮尹經贊能篇作洮尹莁亦其類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旁正謂此也韓策輕

強秦之禍韓子十過篇作輕誣強秦之實禍此則一本作輕。一本譌作誣。而後人又誤合之也。

而能夙絕之

大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家大人曰。而能夙絕上當有生字。生與不生對文。生而能夙絕之。亦與復而能改對文。盧注云有意而隨絕之。有意二字。正解生字。下注既爲而能改之既爲二字。未解復字今本脫生字。則文不成義。上文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絕之。亦上言生而下言絕也。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生而能夙絕之。

之以爲已堅不遺其言文義上下相承則也爲衍字兄事之三字疑亦涉下文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而衍蓋非我兄而事之如兄故曰兄事之曲禮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是也既爲我之兄何得言兄事之乎且既言兄事之則不必更言兄事之矣又下文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事之與養之對文上文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文義亦與此同。則事上不當有兄字蓋亦涉下文而衍。

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

曾子制言篇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強

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盧注讀故若為句。解曰，且自如也。孔氏補注曰，故若猶言如故。引之謹案故字當屬上讀，若字當屬下讀，言犯上危下之人所以幸而免者，天下無道故也。若天下有道，則有司誅之矣。古人之文多有詳於下而略於上者，檀弓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晉語曰，彼塞我施，若無天乎。若云有天，吾必勝之。今本云字誤在乎下，辯見本條。孟子公孫丑篇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言道之所以不行，而我之所以不豫也。趙注曰，天自未欲平治天下，非我之愆失之。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皆是也。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羣書治要引曾子而明作而不聞引之謹案而明二字文不成義當從曾子作而不聞言持守仁義而名譽不聞者以行之未篤故也行之篤則聞矣故又曰胡爲其莫之聞也聞與明字形相似而誤又脫不字耳馬總意林引曾子而約其辭曰故云執仁與義莫不聞也荀子勸學篇曰爲善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可以爲證

白沙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家大人曰沙即今之紗字非泥沙

之沙也泥讀爲涅涅謂黑色亦非泥沙之泥也論衡率性篇曰白紗入緇不練自黑程材篇曰白紗入緇不染自黑其字皆作紗古無紗字故借沙爲之周官內司服注曰素沙者今之白縳與絹同也今世有沙穀者名出於此素沙即白沙此言人性習於惡則惡亦如白沙在涅中則與之皆黑也此云白沙在泥說苑說叢篇作白沙入泥論衡作白紗入緇故知沙爲紗之借字也論語陽貨篇涅而不緇孔注曰涅可以染皁淮南俶眞篇曰以涅染緇則黑於涅淇範正義引荀子作白沙在涅猶論衡之言白紗入緇也史記屈原傳泥而不滓索隱泥亦音涅滓亦

者即論語之涅而不緇故知泥爲涅之俗字也。

庸孰

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盧注曰庸用也孰誰也。家大人曰用誰之語不辭。余謂庸孰皆何也。言何能親汝也。旣言庸而又言孰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說見釋詞庸字下。

固不難

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家大人曰。難讀患難之難。不難者。不患也。言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非君子之所患。若反

是而爲不仁之事出不智之言則君子弗爲也虞說不
難二字未了孟子離婁篇於禽獸又何難焉亦謂何患
也趙注說例然二字亦未的故下文云則君子不患矣不患即此所
謂不難也晉語曰愛樊士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
不難無乃不可乎言是之不患也餘見左傳非無賄之
難下

有士者

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戴先生校本改有士
者爲有土者孔本仍作有士者釋曰有士不用則君之
恥家大人曰有土者猶言有國者史記孔子世家曰夫

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又自序曰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鹽鐵論國病篇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意並與此同又說苑說叢篇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者之羞也此正用曾子語今本上作士者涉上句士字而誤耳凡是書之顯然謬誤者孔必曲爲之說而不肯依他書改正此亦守殘之癖也

以得之

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眾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永樂大典本作舜唯仁得之也

家大人曰。當作舜唯以仁得之也。今本脫仁字。永樂大典脫以字。上文曰。君子以仁爲尊。下文曰。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並與此仁字相應。若無仁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或曰。古人辭質。此承上文以仁爲尊。則仁字可省。此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

蹷穴

曾子疾病篇。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孔曰。曾重也。蹷窟也。家大人曰。古無訓蹷爲窟者。且蹷穴與曾巢對文。則蹷非窟也。余謂蹷者穿也。言更於淵中穿土爲穴也。廣雅曰。撅穿也。隱

元年左傳曰闕地及泉吳語曰闕爲深溝注闕穿也歟闕歷並通說苑敬愼篇潛夫論貴忠篇並作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

貸乎如入鮑魚之次

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貸永樂大典本作膩。羣書治要引曾子同。馬總意林作戲。家大人曰貸膩戲皆膱字之譌。釋名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膱也。黏眤如脂之膱也。今本膱字亦譌作膩廣雅曰苾香也。膱臭也。故曰苾乎如入蘭芷之室。膱乎如入鮑魚之次。又案次字宋本與今本同。孔氏補注從永樂大典本作肆。而以文選辨

命論注引大戴禮作肆爲證今案次即肆也周官廛人掌斂市次布。鄭司農云。次布。列肆之稅布。不必改爲肆。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鮑魚之次與宋本同文選注作肆者後人依家語六本篇改之耳。

所興作

曾子天圓篇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家大人曰所下有由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文曰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正與此相應則有由字明矣

倮匈而後生

唯人爲倮何而後生也蒙大人曰倮何而生謂無羽毛鱗介也則生上不當有後字此涉上文四後字而衍

諸侯之祭牲牛　大夫之祭牲羊　曰饋食

諸侯之祭牲牛曰大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孔氏補注曰大牢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舉羊亦該豕也引之謹案孔說非也天官宰夫鄭注曰牛羊豕具爲一牢晉語韋注曰凡牲一爲特二爲牢則凡稱牢者皆非一牲若云諸侯之祭牲牛大夫之祭牲羊則是一牲矣記當謂之曰特牲何得尚謂之牢乎尋檢文義牛下蓋脫羊豕二字羊下蓋脫豕字桓八年公

羊傳何注禮天子諸侯卿大夫。卿大夫上當有天子之三字。盧注曰天子之大夫亦大牢。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盧注曰天子之士亦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握。盧注握作捱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盧注同。此篇正文及注多與彼同，則諸侯之祭牲牛下。亦當有羊豕二字。大夫之祭牲羊下。亦當有豕字。寫者脫去耳。盧注不釋大牢單稱牛少牢單稱羊之義。則所據本牛下有羊豕二字。李善注東都賦。引大戴禮牛曰大牢。則牛下已脫羊豕二字。羊下有豕字也曰饋食。曰字蓋因上文兩曰字而衍。特豕饋食四字連讀。士虞禮特豕饋食。文與此同。特豕饋食者。謂士之饋食以特豕而

無牛羊即儀禮之特牲饋食禮也大夫之祭以羊豕則曰少牢饋食禮士之祭與大夫同名饋食而牲則不同故曾子辨異之若有曰字則是以饋食之名專屬之士祭何以解於大夫之祭亦名饋食乎盧注特豕饋食曰不言特牲其文已著又與大夫互相足也言儀禮特牲饋食禮與少牢饋食相對上文言少牢則此宜言特牲今不言特牲者特豕即特牲其文已著故不須更言曰特牲也又少牢特豕皆饋食之牲於士之特豕言饋食正以見大夫之少牢亦饋食也故曰與大夫互相足不與諸侯互相足者饋食乃宗廟之祭諸侯之祭兼宗廟

社稷山川非饋食所能該也盧據特牲饋食以解特豕饋食則饋食上無曰字可知